



## 难忘当兵第一冬

李晓敏

### 救场

秦治民

大凡有戏剧舞台经验的人，都清楚“救场如救火”的分量。

戏剧表演期间，正规职业剧团出岔子的事不常见，但在过去的江湖班子里，这事却时有发生。一旦出现差错就要想法弥补，这就叫救场或救戏。

救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救好了，合情合理无懈可击，即使行家里手看出破绽，也会因为弥补得天衣无缝而成为美谈。也有不会救场，或救得不好半道卡壳中途退场的，这就会闹得满场喝倒彩，落下话柄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。

小时候，我听祖父讲过一个救场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一个戏班子在演关公戏，扮关公的人上场时竟忘了戴胡子。他一上场，对方演员就问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他威风凛凛地用手一捋，啊，忘戴胡子了！他急中生智马上答道：“吾乃关云长之子关平是也！”对方演员心下明白，立刻厉声喊道：“老夫刀下不斩无名之徒，让你家父帅出马！”他仍以关平的口吻说：“尔等鼠辈，焉何是家父的对手，休得逞能，放马过来！”锣鼓声中，两人一番打斗后下场，戏也就正常演下去了。

有一年，县剧团在我们村里演戏，因为下雨不能演出，几个熟悉的演员在我家闲聊，也说了一件舞台救场的事。

那时剧团在某地演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扮栾平的演员上场说“见过三爷”后，扮坐山雕的演员来了句：“栾平，那么说密电码在你手上了？”一听这话，“栾平”一愣，忙说：“三爷，这密电码嘛——”一旁扮大麻子的演员知道“坐山雕”说错了词，忙提醒道：“三爷，咱先问他联络图，再问他密电码？”“坐山雕”立即改口：“栾平，到底联络图在什么地方呀？”戏继续演下去了。“大麻子”巧妙地救了这场戏，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。

还有一件救场的事，是我亲身经历的。

那年我十四岁，在豫西一个业余曲剧班子跑龙套。一次晚场，我们在洛宁县杨坡村演出传统剧《李天保吊孝》，我扮演李天保岳父张忠实的家郎来喜。上场后，我站在舞台侧面等待主角上场，扮演张忠实的贾师傅在小锣的伴奏声中上场，而后道了四句韵白：“天高摸不着，斗大盛得多。母狗咬仔狗，狗也怕老婆。”在人们的哄堂大笑声中，他慢慢落座，叫了声“来喜过来”。我应了一声，可扭身时傻了眼：我穿的又肥又大的缎料彩裤脱落了，脚步怎么也移不动。于是，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老爷，我不能走了！”

贾师傅是个老江湖，他见状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慢慢站起身，在小锣的伴奏声中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说：“这么大的孩子了，连个裤子也系不牢，还要老爷给你系裤子。”他帮我系好裤子后，我随他来到座位旁。他落座后，又接着说：“来喜，人家都叫我老鳖一。我看你老奶奶就是个老鳖二，小气得连根腰带也舍不得给孩子做，我回到后堂骂她！”此时我的心情已经平复，就顺着他的话头说：“老爷，你不敢！”他一听，马上动气道：“谁说我不敢骂她，我现在就骂——”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，然后叹口气轻声说：“算了，我不骂她了，今后慢慢和她算账！”

我的裤子脱落是意外，但被贾师傅几句夹白化解得合情合理，这恰如其分的救场倒增加了这出戏的艺术效果。

1976年12月，当洛阳的第一场雪悄悄降临时，我参军来到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一座小城——通辽市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卫生队的一名卫生员。从没出过远门的我，原以为家乡的雪下得够大，冬天够冷，到了这儿才知道，和家乡比，这里就是冰和雪的世界。

在气温零下35度的寒冬，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栋高楼都被大雪厚厚包裹着，宛如一个个巨型奶油蛋糕；街头巷尾的汽车则像一个个胖乎乎的白色甲虫，顶着厚厚的积雪缓慢前行。树木被雪压弯了枝头，湖面冰封，眼前尽是一望无际的白色荒原，狂风呼啸而过，卷起雪雾，似是一群群白色骏马奔腾驰骋，让这片天地更显苍茫辽阔。

一到军营，我们这群新兵便被全副武装起来，皮帽子、皮大衣、皮手套、翻毛皮大头靴，出门再戴上大口罩，整个人的负荷一下子增加到十几斤重，走起路来根本迈不开步，只能一点点往前挪，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摔个仰面朝天。那时候，看到当地兵走路如溜冰般自在，心里很是羡慕。

不久，部队组织我们卫生队的新兵步行去团部看电影。出门时，大家都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剩下两只眼睛骨碌碌转，如果不听声音，根本分不出谁是男兵谁是女兵。团部机关电影院距离卫生队营房大约三公里，那时大家兴致蛮高，排成一队大声唱着歌就出门了。

正值隆冬，整个城市都穿上了冰衣裳，房檐上挂着的冰柱胳膊般粗，足足有二三尺长，阳光一照，晶晶亮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路上，汽车和行人都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特别是骑自行车的人，都自觉地远远拉开距离，否则只要前面一辆车摔倒，后边的车便刹不住闸，一连串能倒下一长溜人，这时候满大街的人都会停下脚步，一边搀着、拉着他们起来，一边无可奈何地笑。

刚出门时，我们蹑手蹑脚，走得还算稳当，可是没走几步，困难就来了。大家大多是从中原或南方来的新兵，对于走这样的冰道还是头一遭，队伍里不时有人摔倒，后边的人忙伸手去扶，不料一用劲儿，自己也一块儿倒下了，再后边的人站立不住，也跟着一起倒下。就这样，大家一连串地摔跤，一路上摔倒了十几次。

我穿着几斤重的翻毛皮大头靴，走在冰路上就像在踩高跷，每次队伍摔倒都有我的份，好在带队的干部有准备，早早就让大家出了门，所以一路上尽管跌跌撞撞走得缓慢，但赶到时电影也才刚刚开始。进了电影院，里面灯光昏暗，我艰难地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像个笨拙的企鹅在人群的缝隙里艰难地寻找着座位。

终于坐下了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看着精彩的电影画面，我的脑海里却不停地闪现着刚才赶路时的狼狈模样，一会儿忍不住皱眉，一会儿又忍不住好笑。

自那以后，不管再冷的天，有事没事我都爱到室外溜达，想让自己尽量快些适应这里的天气。慢慢地，我不仅能在冰天雪地里稳稳地走路，高兴时也能像当地兵一样一步一溜，自由自在了。再后来，就算两手同时提着两桶水，我也照样能在冰面上健步如飞，那感觉别提有多痛快了！